

傅国涌／著

发现

廿八都

张艺谋如果看到你们这个大王庙，

《菊豆》这部电影就绝对不会放到黔县去拍。

——著名导演 谢晋

我除新疆、西藏之外，

全国所见单体建筑及园林建筑不少，

但作为民居，如此集中而完整的，

全国不多，廿八都可算上一处。

——建筑学家 汪之力

湖南文艺出版社

要记住廿八都这个地方，
总有一天，它会很出名。



傅国涌／著

发现

廿八都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现廿八都 / 傅国涌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3

ISBN7-5404-3472-4

I.发... II.傅... III.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9545 号

发现廿八都

旅人 04

作者: 傅国涌

责任编辑: 谢不周 李永平

出版统筹: 兄弟文化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东二环路一段 508 号

印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 (广东) 有限公司

字数: 100 千字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ISBN 7-5404-3472-4/I·2159

出版人: 刘清华 李永平

发行人: 张 辉

整体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E-mail: brother_culture@yahoo.com.cn

邮编: 410014

开本: 889×1194 1/24

印张: 6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目 录

壹 引 子

1

贰 从仙霞关到廿八都

7

1. 雄关天险 8
2. 古道·扁担 12
3. “世外桃源” 15

叁 走进廿八都

17

1. 水安桥 19
2. “江西会馆”（万寿宫） 21
3. 桃花弄·福禄寿禧门楼 23
4. 枫溪桥·水星庙 25
5. “杨家大院”传奇 28
6. 首富姜遇鸿的“尾巴” 34
7. 姜守全和梁华盛、戴笠——发生在姜守全旧宅的故事 ... 37
8. 金家书香门第 42
9. “德春堂” 45
10. 《东南日报》·浙江大陆高级测量学校 47
11. 农民“赛诗墙”与女特务训练班——姜秉镛旧宅的故事 ... 50
12. 两个文昌阁（宫） 56
13. 大王庙 64
14. 浮盖山·枫岭关 66



肆 沧桑千年	69
1. 黄巢“刊山开道七百里”	70
2. “古来守关人，豪杰存有几？”	74
3. “拱手奉山河”：郑成功遗恨廿八都	78
4. 从石达开到刘家福	83
5. 红军两打廿八都	85
6. 一〇五师鏖战仙霞关	90
伍 商旅兴衰	95
1. “枫溪十景”与廿八都的兴盛	96
2. “四大家族”	99
3. “天灯”·老字号·民间传说	102
4. 郁达夫的见证	106
陆 廿八都之谜	109
1. 地名之谜	112
2. “方言王国”和“廿八都官话”之谜	114
3. “百姓”镇之谜	117
4. 建筑风格之谜	119
5. 幸存之谜	126
6. 民俗和民间文化之谜	132



引子



雨后的廿八都老街空无一人

在险峻的仙霞山脉深处，仙霞关和枫岭关之间，有一片开阔的谷地，枫溪依依流过，溪边有一个叫做廿八都的古镇，至今仍然保存着大量风格各异的清代建筑群（也有少量明代建筑），鹅卵石铺就的老街、木排门店铺、气势恢弘的殿阁、庙宇，以及色泽如初的彩绘壁画……基本上都是一百多年前的原貌。随意走进一个院子，站在天井中或厅堂上，雕梁画栋或精美绝伦的牛腿、垂莲等随处可见，有一户人家的窗格，光是浮雕的花样就有数十种。这一切都让人感到神秘、好奇。

在一位外国建筑师眼里，早就成了酿酒作坊的大王庙和成了竹器加工场的江西会馆都是最好不过的古建筑“博物馆”。

张艺谋如果看到你们这个大王庙，《菊豆》这部电影就绝对不会放到黟县去拍。

2000年，著名导演谢晋第一次到廿八都时这么说。

我不知道江南古镇里，还有哪个地方象廿八都那样成片成群，整条街整条胡同，保存着如此完好的明清古建筑。没有比廿八都更让人捉摸不透的古镇了。它象个谜，存在于蛮荒苍茫的大山里。

早在1990年就注意到廿八都的作家汪浙成面对这块“文化飞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文革”后期，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廿八都一带举行，富有传奇色彩的皮定均上将站在山头上，曾充满感慨地对他的通讯员说：

小周啊，你记住廿八都这个地方，这地方有故事。总有一天，它会很出名。

廿八都地属浙江省江山市，在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是个“鸡鸣三省”的山区古镇，与周庄、同里、乌镇、西塘、南浔等名噪一时的古镇相比，它依然是藏在深山人未识。它和那些江南水乡古镇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甚至带有几分神秘。一千一百多年前，在唐末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中，黄巢挥戈南下，披荆斩棘，楞是在浙、闽之间重重叠叠的崇山峻岭之间开辟了一条仙霞古道，从此四周关隘拱立、大山重围的廿八都成了历代屯兵扎营之所，兵家必争之地。最初主要是军事功能的千年古道到了清代逐渐成为商旅要道，溯钱塘江而上的船只装载着来自江、浙的布匹、日用百货到江山的清湖码头靠岸，然后转陆路，由挑夫肩头的扁担挑往闽、赣。从闽、赣来的土特产也要到清湖装船运往金、衢、沪、杭各地。廿八都作为过往货物中转的第一站，一个必经的交通枢纽，迅速成为三省边境最繁华的商埠。鼎盛时期，商行店铺、饭馆客栈布满了整条鹅卵石铺就的大街，日行肩夫，夜歇客商，每天南来北往，熙熙攘攘，富足热闹了数百年之久。

这是当初黄巢开山辟路之时万万没料想到的。各地移民纷至沓来，带来了不同的方言、风俗习惯以及建筑、工艺文化，经过漫长岁月的碰撞、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移民小社会”。现在镇上三千六百多人口中姓氏就有一百四十多个，流行的方言有十来种，称它是“百姓镇”、“方言王国”都是名副其实。徽

式、浙式、赣式、闽式甚至西洋建筑的特征都可以在这些千姿百态的老房子中找出来。

站在老街当中，高大厚实的外墙、鳞次栉比的马头墙随处可见，天空往往只露出窄窄的一条缝隙。有的人家特别在大门里面再建一道高墙，走入正门之后还要拐道弯。不难想象他们当年的心态，家家户户都试图把纷扰的外部世界隔在青砖高墙之外，这一方面符合中国人钱财不露白的心理，一方面也与频繁的战乱有关。不过这一特点与温州楠溪江的古民居完全不同。楠溪江主要是一些仕途失意者选择的隐居地。他们退隐在山水之间，以求得某种精神寄托，那里的民居往往都是低围墙、敞开式庭院，站在屋内就可看到墙外的青山和蓝天白云。他们陶醉在山水之间，自得其乐，与廿八都商人在深院高墙中自我封闭的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而实际上，不要说重门高墙，就是连绵的大山从来也没有挡住历代战争的烽火，廿八都从来都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自唐末以来，它曾目睹过数不清的刀光剑影、血的较量，每次改朝换代，每次大的社会动荡几乎也都在这条穿越千年的仙霞古道上留下了

保存完好的廿八都古民居



痕迹。宋元之际，明清之际，这里都曾上演过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仙霞天险并没有挡住游牧民族南下牧马的步伐。曾亲眼目睹过太平天国（当地人称“过长毛”）的人都已不在了，但亲历过1932年两次“过红军”、1942年日本军队攻打仙霞关、轰炸廿八都的老人还有不少。他们的记忆就是最好的历史。

明代最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三过廿八都，在地貌奇特、风光壮丽的浮盖山上流连四天，并将他的游踪一一记入了传世经典《徐霞客游记》中。

民族英雄郑成功驻守仙霞关，留下了他年轻的踪迹，他虽然反对父亲郑芝龙向清廷屈膝投降的决策，宁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的俊杰，但他无力回天，在粮草断绝的威胁下他也只有弃关撤兵，挥泪而去。

才情洋溢的作家郁达夫来到廿八都，目睹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廿八都刚走向衰落、萧条的那一幕。

廿八都商旅的兴盛只是当年特定地理位置的产物，它的衰落是必然的。在数百年的繁华之中，它也没有发育出近代的商业意识。商人们最终超越不了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局限，哪怕在发财致富之后也不会心安，依然心存魏阙，北望紫禁城，梦想着读书做官、科举仕进之路，文昌宫壁画的内容大半与此有关，他们不会也不敢想象将经商真正当作安身立命、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追求，充其量只看做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把自己对子孙的期望全部寄托在科举功名之上。所以他们在有了钱之后，首先想到的也只是建庙宇、修祠堂，最高的梦想无非是修文昌阁（宫）。值得深思的是，文昌宫竣工是1909年，大王庙也建于1909年，其时科举早已废除，外面的世界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早已风靡一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已激起无数莘莘学子的共鸣。一年后，廿八都就出现了最早的一所新式小学。离辛亥革命枪响也只有二年了。

在小文昌阁，我们可以看到几百年前留下的对联：“读有用书行无愧事，说根由话做本色人”；在“德春堂”中药铺，我们还能看到百年前的“止咳保肺片”等商业广告；在街头里弄，在姜家旧宅，我们能看到人民公社到“文革”时期残存的打油



诗、标语、语录以及漫画等。

从古到今，廿八都几乎完整地保留了每个时代的胎记。走进廿八都，我最强烈的感受之一，就是这里至少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历史，一是黄巢开辟仙霞古道以来的一千一百多年，廿八都作为一个三省交界处军事要地、商旅要道的历史，这有千年古道、史册记载及雄关险岭可证。二是数百年来作为重要商旅集散地从繁荣到衰落的历史，这有保存下来的老街、老民居及公共建筑为证。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及“文革”的历史，这有“赛诗墙”、漫画及大量标语、语录、对联为证。这样的地方即使在全国恐怕也不易找到了。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廿八都保存下来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壁画、墨迹、楹联、标语等，不仅具有旅游价值、文化价值，更是历史与文明的见证。只有在文明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其价值所在。

廿八都的发现，决不止是旅游上的发现，那条穿越了千年的古道，那些阅尽沧桑的老屋，和老屋主人的故事，故事背后的欢乐与辛酸、成功与失败都不会随风而逝。站在有些狭窄的老街上，想象千百年来先民们留下的每一个艰难脚印，我的心中产生了许多文字所难以表达的念头，那是对古老农业文明社会的一种感悟，是对世变循环的一种感悟，是对兴亡盛衰的一种感悟，正是这些感悟使我最后作出了写一写廿八都的决定。



貳

从仙霞关 到廿八都

三

「世外桃源」

二

古道·扁担

一

雄关天险



[一]

雄关天险

从江山一路南行，除了春天的油菜花和青山，并无特别的景致。过了峡口，汽车从仙霞岭穿行而过，地势、天气都骤然一变，山谷中雾气渐渐升起，连空气都是湿润的，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曾到过历代兵家必争的雁门关，从军事角度仙霞之险大约可与之比拟，不过雁门关内没有这样美丽的桃花、满枝白色的腊梨花，以及随处可见的油菜花，更没有这里的丛丛翠竹，雁门关的水也早枯了，不像仙霞关内溪水依依环绕，清澈无比，让人一见动心。溪边柳树人家，炊烟袅袅，柳枝上已泛出春天的新绿，两旁的悬崖峭壁上不时有一簇映山红点缀其间，常常还会有长长的龙须草垂下，有一种未经任何修饰的天然之美。我知道穿过仙霞岭，山的另一边就是我神往已久的廿八都，一个饱经忧患的古镇既然藏在重重大山深处，我想，大概是不至于让我失望的。

现在的这条公路虽是新修，作为浙、闽之间的咽喉要道则始于一千一百年前的黄巢。而今，仙霞关上唐时的烽烟早已散尽，

从宋元之际到明清之际的金戈铁马也随风而逝，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照在古道雄关上的明月是否还是唐时的月，从山顶飘过的白云是否还是宋时的云，似乎都已不必追问。遥想“一夫当关，千人自废”的仙霞关当年，“东南锁钥”、“八闽咽喉”等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历史地理名著《读史方輿纪要》称仙霞关是天造地设的雄关，峰回路转，“步步皆险”，最隘处仅容一匹马经过。大约只有函谷关、剑阁关才仿佛可以比拟。



仙霞关

在穿越仙霞岭时，我想起了郁达夫的《仙霞纪险》，那是我少年时就读过的。七十年前，当这位饱览过无数名山大川、雄关险道的作家从这里经过时，曲折盘旋的盘山公路刚刚修通，他发自内心的感叹仙霞之“险”：“五步一转弯，三步一上岭，一面是流泉涡旋的深坑万丈，一面又是鸟飞不到的绝壁千寻。”盘山公路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末，当我来时，已经体会不到那种在山上、雾中不停地盘旋的惊险。

虽然路已不是昔日探险般的盘山公路，而是不停地在隧道中穿行，但在云雾弥漫的山谷中举头仰望，山上有山，奇峰怪石，望不到头，老树长藤，不可胜数，五步一湾，三步一岩，绝壁千层，让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鸟飞不渡”的念头，接着浮出来的是李白《蜀道难》中的诗句。清代诗人袁枚过仙霞岭时留下了“千盘难度鸟，万岭欲藏天”的诗句，古今的体验、感受都是相通的，即使时光也很难改变。也就难怪它曾挡住了日本侵略者前进的铁蹄，中国男儿在这里用热血书写了一页不褪色的历史。

经不住雄关的诱惑，郁达夫当年从廿八都返程时，在龙溪边下了车，让车子从原

路到关北的保安村去等他们（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令人谈虎色变的军统特务首脑戴笠的故乡）。他要亲自爬上山去，亲眼去看一看那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仙霞关。虽然薄雾迷濛，但我也经不住同样的诱惑，想要看一眼目睹了无数兴亡、一次次见证过改朝换代的古代关隘。从北面上山，一路上，只见林木葱茏、翠竹如画，经岁月磨损的石头变得那么光滑圆润，依稀可以想象古道人来人往的情景。

现在，仙霞关前前后后还保存了四道条石砌成的关门。第一道关门边上，“东南锁钥”的石碑似乎在诉说着它往昔的辉煌。浣霞池、天雨庵、听松亭大约都是旧时的遗迹，经历过无数战火的蹂躏。一棵相传黄巢当年系过战马的千年楮树，历经无数次雷击火烧，安然无恙，至今青翠如故。不过有冲天苑和黄巢的石雕像、沙孟海手书的菊花诗碑这些则是1949年后新添的。

第二道关门在仙霞岭顶上，有甘泉一泓，长年不涸，还有一座仙霞亭（或叫霞岭亭），登临远望，云雾笼罩，山峦时隐时现。不远处还有一块平坦开阔的草地，听说过是关上守军的练兵场。戴笠曾在这里建过一个别墅，名为“率性斋”，招待过美国的梅乐斯，如今只剩下了一点遗迹。

第三道关门边上还有国民党修筑的碉堡遗址，郁达夫来时，碉堡还是刚刚筑成，他当时曾感慨“但汽车路一开，这些碉堡，这座雄关，将来怕都要变成些虚有其名的古迹了”。

不过在抗日战争期间，仙霞关作为浙赣战役的主战场，国民党守军四十九军一零五师却还是凭着仙霞天险，依托崇山峻岭、竹山林海的有利地形，成功地挡住了不可一世的日军，直杀得惊天动地、血肉横飞，郁达夫喝过茶的关帝庙也在这次激战中被子军的炮火击中燃烧，化为一片废墟。这一战足以让上千年来见过多少兴亡、多少厮杀的仙霞岭悚然动容——

从1942年7月31日到8月9日，日军出动七、八千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仙霞关发起一次又一次猛烈的攻击，终于在付出伤亡上千人的代价后无奈地撤兵。

然而，挡住了日本大军去路的仙霞天险，千百年来，既未能挡住十三世纪蒙古族

的滚滚铁骑，也没有挡住十七世纪满洲族的硬弓长弩，两个以游牧、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五百年间先后南下而牧马，铁蹄踏遍全国，仙霞关目睹了一切沧桑烟云。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明清之际满洲人南下，还是1924年孙传芳长驱入浙、1927年北伐军北上，这里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激烈的战事，甚至一枪未放，就轻而易举地越过了这道意料中的天险。

〔二〕

古道·扁担



旗杆石

在公路修通之前的上千年间，出没在绿树高山之间蛇腹般的仙霞古道，穿过了唐时的云，宋时的雾，留下了朱熹、陆游、范成大、刘伯温、徐霞客……他们的足迹和诗句。当然，更值得记忆的是古道上的挑夫和他们肩头的扁担。

虽然自公路通车以来，这条车辆和驼队无法逾越的石级古道早已人迹罕至，年年月月，飞鸟空鸣，云霞舒卷无知己。但在近代交通发展之前，它却是浙、闽之间最重要的商旅通道，自清代以来曾活跃过一支庞大的俗称“挑浦城担”的队伍。他们的人数现在已经很难统计了。据说，清时江山有大木船三百多艘、竹筏一百多条，它们日夜吞吐着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那些货物，在上船下船之后，无论远近靠的都是挑夫肩头的扁担。在“挑浦城担”的终点浦城县城，如今还保持着一条二里多长的江山街，那是当年江山人的一个大本营，是他们在浦城的歇息地。蔡恭的一篇《古道上的江山男子汉》几乎复活了他们当年在古道上挥洒汗